

281235

学习十大文件结合学习
马、列和毛主席有关著作汇编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资料室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

目 次

一、关于党的基本路线问题

马克思：《马克思致约·魏德迈》 （1852年3月5日）	1
恩格斯：《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882年10月28日）	2
列 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第三章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第一、五节	6 15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第一、八节	20
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论述	43

二、关于时代问题

列 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第七、八、九、十节	44
《打着别人的旗帜》第二节	91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前言及第一、三节	97
毛主席：《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 一切走狗！》	125

三、关于反潮流问题

- 恩格斯：《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882年10月28日）…………… 127
- 斯大林：《论列宁》中“原则性”一节…………… 128
-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第八节…………… 131
-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第五点…………… 132
- 《炮打司令部》…………… 135

四、关于老中青三结合问题

- 列 宁：《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第 14 段…………… 136
- 《伟大的创举》（节录）…………… 137
-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
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第三部分第二、三个问题…………… 146
- 毛主席：《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
斗争》中“干部问题”一节…………… 154
-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干部
政策”一节…………… 156
-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
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 159
- 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
论述…………… 160

五、关于党的建设问题

列 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第二、五节	162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八个问题“党”	175
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191
《论联合政府》第五部分	197
《关于健全党委制》	204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206

此外，还有《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
《我的一点意见》和《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
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均见中共
中央文件。

一、关于党的基本路线问题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

1852年3月5日于伦敦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32—333页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882年10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终于着手给你写信了。马克思又在这里住了约三个星期，他后天要去威特岛，因此我一直没法安静地做点事。

福尔马尔的两篇文章，我非常喜欢的是第一篇，因为它给了“右翼”的抱怨派先生们以应有的回击，这些先生们甚至不惜接受那些对党来说要比反社会党人法本身还要坏的条件，来争取废除反社会党人法，这无非是想借此重新筹办象《**审判报**》之类的报纸，从而又得以回到旧日的写作方面的“埃及的肉锅”。我以为，针对这些先生们——文章就是针对他们的——指出下面的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即：接受使党的处境更加恶化的条件，**自愿**废除反社会党人法是很容易实现的；应当强调指出，靠屈膝乞求的办法我们是很难摆脱反社会党人法的。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也是纯理论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法律将会被那些导致革命而且不久就会到来的事件一扫而光。

第二篇文章我相当匆忙地看了一遍，当时有两、三个

人一直在旁边谈话，否则我就会从作者对革命的看法看出法国的影响，同时大概也就认清了我们的福尔马尔。你在这方面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都是反动的一帮”这种说法终于在长久期待之后被实现了。**这里**是所有的正式党派纠合在一起，**那里**是我们社会主义者组成严整的队伍；一场大决战，一下子就会全线胜利。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刚刚相反，实际上，正如你也指出过的，革命是在绝大多数人民以及正式党派联合起来**反对**因此而被孤立的了的政府、并要推翻它的时候开始的；而且只有在那些还能继续存在下来的正式党派在相互斗争中一个促使一个和一个接着一个地垮台以后，只有在这以后，才会出现福尔马尔所谈的彻底分裂，与此同时，我们取得统治权的时机也就来临了。假如我们和福尔马尔一起立刻从革命的**最后一举**开始革命，那对我们将是非常不利的。

末尾论及新策略的那一段话，我当时没怎么重视，——无论如何，要是人们手头有刑法典，可以在这里找到许多使人**坐牢**的东西。但是，如果有人偶尔向这方面偏了，这不是了不得的事，因为另一方面偏得也不少。如果说我把这一点看得太轻了，那末我以为你则看得太重了。根据菲勒克在《南德意志邮报》上兴高采烈的情况，你可以看到，右翼在怎样想方设法利用你的反驳。我不认为我们在德国的同志会由于福尔马尔的文章就真的立即接受他的说法。不过对他要求宣布“我们要**秘密**组织起来”这一点，

应当断然拒绝。

我焦急地等待关于俾斯麦的材料，但是现在你们两人正在坐牢，大概，我只好再等一些时候。不过，如果我那时要埋头于另外的、也是我早该动手的长篇文章，那我就不能把它中途搁下，而不得不把俾斯麦往后推了。

在法国，期待了好久的分裂发生了。在建立党的时候，盖得和拉法格同马隆和布鲁斯之间的最初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幻想这种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象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也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才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我希望这封信能在你入狱以前到达你手里。马克思和杜西衷心问候你。马克思的健康正在完全恢复，如果胸膜炎不再犯，明年秋天他的身体将会比近几年以来都好。如果你在《Käfigturm》^①（在伯尔尼的叫法）碰到李卜克内西，请代我们大家问候他。

你的 弗·恩·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78—380页

① “塔笼”（监狱）。原编者注

列 宁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在讨论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著作时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奇怪得很，真是不可思议。但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谈起了考茨基，就必须向这位博学的人说明，为什么剥削者不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考茨基是这样推论的：

（1）“剥削者总是只占人口的极少数。”（考茨基的小册子第14页）

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从这一真理出发，应该怎样推论呢？可以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按社会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为基础。也可以按自由主义观点，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多数和少数的关系为基础。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必须说：剥削者必然要把国家（这里说的是民主，即国家的一种形式）变

成本阶级即剥削者统治被剥削者的工具。因此，只要剥削者还统治着被剥削者多数，民主国家就必然是对剥削者的民主。被剥削者的国家应该根本不同于这种国家，它应该是对被剥削者的民主，是**对剥削者的镇压**，而镇压一个阶级，就是对这个阶级不讲平等，把它排除于“民主”之外。

如果按自由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必须说：多数决定，少数服从。不服从者受处罚。再没有别的了。至于一般国家，包括“纯粹民主”在内，具有怎样的阶级性，就根本用不着讲了；这同问题没有关系，因为多数就是多数，少数就是少数。一磅肉就是一磅肉，如此而已。

考茨基正是这样推论的：

（2）“根据什么理由无产阶级的统治要采取而且必须采取同民主不能相容的形式呢？”（第21页）接着他就说明无产阶级拥有多数，而且说得极其详细，极其噜嗦，既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又举出了巴黎公社选票的数字。结论是“一个这样牢固地扎根在群众中的制度是没有丝毫理由去损害民主的。在有人用暴力来压制民主的情况下，这个制度也不免要使用暴力。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但是，一个知道自己受到群众拥护的制度使用暴力，仅仅是为了**保护民主**，而不是为了**消灭民主**。如果它要去掉自己的最可靠的基础，要去掉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刻泉源——普选制，那它就简直是自杀了。”（第22页）

你们看，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在考茨基的论据中

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般多数，一般少数，一般民主，我们已熟悉的“纯粹民主”。

请注意，这些话还是**谈到巴黎公社时**说的呢！现在我们不妨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看看他们**谈到巴黎公社时**关于专政是怎样说的：

马克思说：……“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工人……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

恩格斯说：……（在革命中）“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恩格斯又说：“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必须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考茨基和马克思、恩格斯，正如自由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者一样，实有天渊之别。纯粹民主和考茨基笼统地说的“民主”不过是“自由的人民国家”的另一说法，也就**纯粹是无稽之谈**。考茨基带着饱学的书呆子的博学神情和十岁女孩的天真态度问道：既然拥有多数，还要专政干

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说：

——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

——为了使反动派恐惧。

——为了维持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

——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

这些解释考茨基是不理解的。他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看不见它的资产阶级性，“始终如一地”主张多数既然是多数，就用不着“粉碎”少数的“反抗”，用不着对少数“实行暴力镇压”，只要对破坏民主的情况实行镇压就够了。考茨基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无意中犯了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常犯的那个小小的错误：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全是骗人的和虚伪的）当做事实上的平等！小事情！

剥削者不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这个真理不管考茨基多么不喜欢，但它却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内容。

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一切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

在首都起义成功或军队哗变时，可以一下子打倒剥削者。然而恐怕除了极罕见极特殊的场合，剥削者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在一个稍微大些的国家中，决不能一下子剥夺所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其次，只有作为法律行为或政治行为的剥夺，还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需要的是在事实上铲除地主和资本家，在事实上用另一种由工人对工厂和山庄

的管理来代替他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不可能有平等，因为剥削者世代代又受教育，又过富裕生活，又有各种技能，而被剥削者大众甚至在最先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是闭塞、无知、愚昧、惶恐和分散的。在革命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必然在许多方面保持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他们还有货币（货币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有某些动产（往往是很多的）；有种种联系，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诀”（习惯、方法、手段和窍门）；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级技术人员（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接近；有无比丰富的军事技能（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

如果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的情况，因为几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见的例外），他们**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因为剥削者的国际联系是很广泛的。而且一部分被剥削者，即最不开展的中农和手工业者等等群众，是跟着并且会跟着剥削者走的，这已为过去的一切革命所证明，巴黎公社也不例外（因为凡尔赛军队中也有无产者，这一点被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忘记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在比较深刻的、严重的革命中，可以简简单单地用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的最愚蠢的偏见，就是**欺骗群众**，就是向群众隐瞒明显的历史真理。这个历史真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

期的、顽强的、拚命的反抗。剥削者没有在最后的、拚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象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弄得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跑，到处诉苦，从这个营垒跑到那个营垒……就象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在进行拚命的激烈战争的时代，当历史把千百年来来的特权的存亡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竟谈论什么多数和少数，什么纯粹民主，什么专政没有必要，什么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平等！要愚蠢到什么地步、庸俗到什么地步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呵！

但是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几十年（1871—1914年）已使迁就机会主义的各国社会党象奥吉亚斯的牛圈^①那样堆满了庸俗、近视和叛变的秽物……

读者大概已经注意到，考茨基在我们上面引来的一段话内，说到什么侵害普选制（附带指出：考茨基把普选制称为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刻源泉，而恩格斯在也是论述巴黎公社和也是论述专政问题的时候，却说的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把庸人和革命家对“权威”的看法比较一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必须指出，剥夺剥夺者的选举权问题，是纯粹俄国的问题，而不是一般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如果考茨基不虚伪，把他的小册子叫做《反对布尔什维克》，那末，小册子的名称就符合它的内容了，考茨基也就有权直接谈论选举权了。但是，考茨基想首先以“理论家”的姿态出现。他给自己的小册子加了这样的标题：一般《无产阶级专政》。他只是在小册子的后一部分，从第六节起，才专门谈到苏维埃和俄国。前一部分（我引证的话就在这一部分）谈的是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考茨基一谈到选举权，便显了原形，表明他是一个根本不顾理论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论战家。因为理论，即关于民主和专政的一般的（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特殊的）阶级基础的论断，不应该谈选举

^①希腊神话中说，奥吉亚斯的牛圈三十年来没有打扫，后来被海格力斯在一日内扫清。意思是指极肮脏、被污臭的地方——译者注

权这样的专门问题，而应该谈一般问题：在推翻剥削者、用被剥削者的国家代替剥削者的国家的历史时期，能不能**既保留对富人的民主、也保留对剥削者的民主呢？**

理论家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

我们知道巴黎公社的例子，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巴黎公社以及谈到巴黎公社时的一切论断。我根据这种材料，在十月革命以前写的《国家与革命》那本小册子中，就分析了民主和专政的问题。**我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现在应该说，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是专政在某一民族中的特殊问题，而不是专政的一般问题。谈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应该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及其发展的**特殊道路**。这一点我将在以后说明。预先就担保说，将来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全部或大部分一定会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那是错误的。这种限制也许是可能的。在大战之后，在有了俄国革命经验之后，可能会这样做，但这**不是实现专政所必需的**，不是专政这一逻辑概念的**必要标志**，不是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要条件**。

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需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阶级**，因而也就是**破坏对这个阶级的“纯粹民主”**即平等和自由。

在理论上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考茨基没有这样提出问题，也就证明他不是作为理论家而是作为向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究竟在哪些国家里，由于某个资本主义的哪些民族特